



沃土

田 濤 著

沃 土

田 濤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•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描寫抗日戰爭前軍閥混戰時期北方農村的生活。它通過農民全云慶一家人的生活和變化，寫出了當時農民在地主階級的剝削、戰爭的蹂躪和苛捐雜稅、水旱蟲災的重重壓榨與摧殘下所遭受的悲慘命運。作品真實地反映了農民被壓迫、被剝削的一面，細緻地描繪了那些在舊制度下忍受折磨、安於命運的尚未覺醒的農民心情和他們那種徒勞無望的生活，暴露和控訴了舊制度的腐敗與殘酷。

責任編輯 龍世輝 封面設計 沈榮祥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551 字數180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0 $\frac{3}{16}$ 插頁2

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定價(6) 0.90元

鳳金爺的眼睛，生了一層翳子，他瞧人視物，都似隔了一層薄膜，蒙眬不清，心里十分苦惱。他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話，一心怀忌着井台上一塊石头，認為是那塊石头作的祟，要想什么法子把它移出去。可是想來想去，覺得把它移走也不合适。便在一个深夜里，鳳金爺对井台上那塊石头上燒了一把香。正在他心煩意悶的日子，又赶上兵荒馬乱，家家被吓得掩門閉戶，挖牆掘洞的藏埋东西。他最担心的是大兒子銀鏞出去給人家做長工，若是被那些不講理的匪兵抓去堵炮眼，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金鎖說：

“爹，我銀鏞哥哥做活的那村子，离大道远，你別挂心。再說我哥哥做活的那家是財主，兵見了銀子不要，抓一个窮小子干什么？”

金鎖的話把鳳金爺緊蹙皺的一团心說开了，就是生了翳子的一只眼睛也亮起來。他那微有几根黃須的嘴唇抖着，兩眼痴了半晌，望着兒子金鎖說：

“兵過來了，你就藏進干草堆里去，我老了，他們不会抓我。”

金鎖是个孝子，由几次經驗，知道老爹最怕端洋槍的兵，他一看見洋槍，胆子便酥了，話都說不出來，他怎能不躲呢？金鎖說：

人，会省会細，你們人多，还是年年添地呢……”

成湘說到这里，兩顆忍不住的淚珠已經扑簌簌滴下來。她把拖下肩头的辮子撩上背去，又是一下一下的用瓢子从水溝里舀水，往土埂上的坑兒里澆，但是她的心早已飛到她死去的母親身上去了。她想，她的母親若是活着，父親賭錢的坏習慣也許好些，至少是不会弄到目前的窘狀，弄到她的哥哥去舅父家幫工，她到伯父家里寄养，她那不成器的父親呢？也只好出去給人家做長工了。她越想，心里越难受，鼻子和眼睛更覺得發酸，眼淚滴下土去越多。

春絮忽然發現她滴眼淚，抽鼻涕，心里也很替她难过，覺得自己談話失慎，剛才的話实在不應該說。她偷偷望了成湘一眼，說：

“其实，你住在我們家里，还不是跟你家里一样？我們虽然不是一个娘养的，可是我們从小兒在一起長大，还是和親的一样。你还是別难过，就把我們的家当你的家吧，我娘待你很好，把你也当親女兒一样呢。就說做衣服吧，給我做一件花条子褂兒，不是也給你做了一件嗎？”

“大孀娘待我好，我都知道，这只有等我長大再报她的恩。”成湘說着，抽咽起來，“这都怪我命不济，沒生在一个好爹爹家里，沒生在一个有娘的家里……”

兩個人談到这里，那眼明手快的二姐冬霞，手捏着

秧子，嗤嗤的往泥里很敏捷的插着，已經把成湘背后那些水泥坑插完了，催促道：

“又哭什么呀？看水溝里的水都滿了，不快点澆，水要漲崩呢。”

冬霞說着，已燕子般輕靈的从水溝这边跳过那边去，嗤嗤的插着春絮背后的一些水泥坑兒了。她一只手握着一大把紫紅叶的紅薯秧子，一只手从那把秧子里一根一根抽着，往泥水坑子里压下去，把她的手弄得都是泥濘，有时候往水溝里涮一下子，便又飛快的往泥坑里压秧了。

成湘用袖子拭了眼淚，这时候發現身边水溝里的水漲得滿蕩蕩的了，禁不住哎喲了一声，說：

“春絮姐，了不得呀，快点改畦嘴。”

春絮身体强健，像个男子一般跳过去，从地下拾起小鉄鏟兒，把畦嘴改过，使水流進另一条溝，那水一遇到出路，就順着干溝一直向前奔流。被太陽蒸晒得發熱的干土，一遇到水，便像飢渴的动物，發出悉悉的飲水声音，吹起細泡叫着。春絮改妥畦嘴，喘了一口气，拾起瓢子來，說：

“成湘，快点把你那边的坑兒澆完，若是等那屈死鬼一赶上來，又要給我們瞪眼睛呢。……”

“嗯，我快点澆。……”成湘說着，回头看了一下背后用兩掌扶泥坑的姪仙大姐，便弯下腰去又用瓢子从水

溝里舀着。

她們所談的屈死鬼，便是指的姘仙。在這姊妹群中，姘仙算是頂大的，所以大家都喚她大姐。冬霞那飛快插秧子的手，可以赶上兩個澆水的，也可以供上兩個扶土埂的。填坑扶埂的兩個人，除了她們稱做屈死鬼的大姐姘仙外，還有一個頭禿了半塊頂的老婦人。這老婦人是姘仙、冬霞、春絮的母親，成湘的大孀娘。她上了年歲，皮膚消瘦得露出骨頭，因從小就在地里勞動，身體還強健。她同她的大女兒姘仙，每個人占據了三四條壓了紅薯秧的有泥水坑的土埂子，雙膝跪在土溝里，伸出兩張泥掌撲打着泥坑，把泥坑用土填平，雙膝慢慢往前移。這件工作比澆水压秧子繁難多了，這兩個人被前面的三個人丟下七八丈遠。姘仙的頭髮雖然比其他幾位姊妹都豐滿，但卻趕不上她們那樣黑，這也許是因她太偏勞了，工作忙得沒有時間去洗頭髮，沒有時間把頭髮里的灰塵用篦子梳下來，頭髮是蓬鬆的，衣服也比其他幾個姊妹破舊。由於工作勞累，使她變得心焦，好生氣，每遇到一件與她心意不合的事，她往往就皺起眉頭，沒有一點快活。她的雙膝已經痛得麻木失了知覺。她停止扶泥坑，休息一下，但望見身旁不停歇的撲打土埂的年老的母親，自己便不忍心休息，仍鬥鼓起體力，雙膝墊着地，依舊做起撲打土埂的呆板工作了。一會，姘仙又停止，抬起頭來，望着前面春絮和成湘兩個逍遙自在澆水的人，發

生妒忌，不免眉头又皱起来，嘆一口气，独自生着气。

老妇人听得她嘆气，知道她太疲劳，而且她生性孤僻，不知她又發生什么愁嘆。老妇人用袖子拭了一下黑枯額盖上的汗珠，抬起头來望望姪仙，說：

“你累的慌吧？歇歇吧，这几埂子留給我扶。”

姪仙皺着眉，又嘆了一口气，望着前面两个持瓢子澆水的妹妹，說：

“娘，你看她們两个，哪像那澆水的？簡直是鬧着玩的，澆一会还停一停，站直起身子打瞌眼，这两个小老婆子，懶的出奇，真都該挨脖子乖，娘，你也說說她們。”

老娘是个慈悲心腸人，对自己的孩兒們，無偏無向，都是一样看待的。但为了減消一些姪仙的生气，也震响着喉嚨，長叫一声：

“春絮兒，你跟成湘別老是談話啦，好好兒的澆水呀。”

这种話自然排解不了姪仙心中的悶气，她瞪着兩眼，站直起身子，怒視着前面两个妹妹，突然發現長長的水溝旁边有一汪子水閃动着，被陽光照得發亮。姪仙便趁机大声叫罵道：

“你們小老婆精兒，光顧玩，看前面的水溝決了口呀，还不快去擋，那水都是爹爹的血汗換上來的呀！……”

春絮听見姪仙破口大罵，抬起头發現水溝果然決了

口，一片白閃閃的水光在她前面抖蕩，她大聲喚叫她的弟弟：

“狗尾巴子，狗尾巴子，……”

“你叫狗尾巴子幹什麼？你還不去擋？等會兒溝里的水都跑完了，你就不心疼！你們都是過客呀，爹爹看見了可不攔死你們！”

“看領溝的是狗尾巴子呀，是小盛地呀，水溝走了水，怎麼累到我們？你光會欺侮我們，我們彎着腰舀水，誰又長了天背眼，望見水溝走了水？”

春絮的性子不是馴良的，聽到姪仙的罵聲，她忍不住跳起雙腳也罵着。她穿着一雙綠鞋，鞋子都被泥水塗染得變成黃褐顏色了。她氣得把水瓢子拋到一旁，突然的坐下去，嘴唇抖着，滴下眼淚來。

成湘胆子小，她不是姪仙的嫡親妹妹，又因是依人籬下過日子，處處使得受辱忍屈，聽見姪仙的喊罵聲，早已飛跑上前面去，也不顧她腳上的鞋襪，逕跳進泥水里伸出兩手挖泥，堵住水溝的決口。那像燕子一般輕快的二姐冬霞，一向沉默寡言，動作敏捷，看見決口流出的那一片水不小，心里也有些慌，早把一把子紅薯秧丟在一旁，急忙的跳過去，兩條腿腳像旋風兒一般踏進水里，幫着成湘堵水溝的決口了。

這裡的一場吵鬧還沒平息，姪仙看見妹妹不受她的斥責，沉默下去。老婦人有些火了，她从地下站起來，

罵着坐在地下怠工的春絮：“姐姐的話說得正經，還值得撒潑打滾的哭？即便話說錯了，也不應該鬧這種樣子呀！”老婦人的嘴一羅嗦起來，便沒個完，最後她震起嗓喉，又喚着她的兒子狗尾巴子盛地了。

“盛地，盛地，你個狗尾巴子上哪兒去了？……”

盛地是他們一家人的寶貝根子，他們一家人把這個兒子愛似掌珠，深恐他得病夭折，所以有意把他放低賤，就又給他起了一個狗尾巴子小名兒。因為全家人對他一切都讓步，慣壞了，吩咐他幹的事，他一向不放在心上。在附近剛熟的麥田里，被太陽蒸晒得熱烘烘的，正是蝗蟲肆意拍翅飛舞的時候，他聽得那螞蚱翅膀發出噼噹噹的響聲，怎還能耐住那顆小野心待在水溝旁邊注意決堤的事呢？他早已跑進那密叢叢的金黃麥田去撲捉飛跳的小螞蚱了。他赤裸着小身子，正追撲得有興趣時，忽聽見娘的聲音喚他，他便又很快的從麥叢中跑出，繞過一片灌木叢走來。老婦人一看見兒子跑回，精光的小身體上汗水淋漓閃光，她就又覺得這孩兒怪可憐的，把他叫到跟前，小聲說：

“盛地，你到哪裡去啦？這麼大熱的天，別亂跑呀，若是被迷魂鬼迷去了呢？還是好好照顧水溝呀，你看水溝里走了多大一片水呀！若是你爹看見，要打你的。可不能再亂跑啦，聽到我的話么？”

嬌養慣了的盛地，一聽到母親這話，側起頭歪着他

后腦上的一根小辮子，蹙起小嘴唇露出不高兴的表情。

姪仙是随順母親心意的孝女，她知道母親溺愛盛地，一向对盛地是不直接責罵的，所以姪仙对盛地的态度自然就較比那几个妹妹柔和了。她的态度如果一温和下來，再說上几句貼心話，是很容易叫一个人順貼的，也很容易被她鼓勵起加倍的勇氣來。盛地便是最服貼她的一个，所以她劝慰盛地时，似乎比她的母親还有效些。盛地很听大姐姪仙的話。

“盛弟，你看娘和爹多勞苦！”姪仙和声悅气的說，“爹娘勞苦，都是为了你呐，將來多置購一些房子、田地，我們姐妹們是一点也帶不走的，你还不好好听娘的話么？可別跟着你春絮姐她們学。娘喜欢你，爹也愛惜你，因为你是爹娘一条根，爹娘就指望你学好呐，好好兒听娘的話吧！快去照顧水溝去吧，可別去捉螞蚱啦。好弟弟。……”

姪仙說着，伸手替盛地抹了一下鼻涕。盛地听了姪仙的話，便跳起一双小腿，很快的跑到水溝远处，用一对小眼睛巡視水溝往前走着，走向澆水的爹爹那里去了。

全云慶任憑太陽怎样毒烈，他都能忍耐；至于風吹雨打，在他的身体是更感到平常了。他从下生以來，便生活在大自然的胸怀中，由于他从幼年养成勤勞的習慣，每日呼吸着曠野里的新鮮空气，他身体很强健。水井台子旁边，有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樹，把井台兒十几方丈的

面積都遮下蔭涼，如大自然中一把涼傘。井口上放着一架轆轤，全云慶赤裸着紫黑上身，粗糙的皮膚冒出汗液，那一条条的肌肉时常在他皮膚下跳動，他旋動着轆轤头上的弓把，一罐一罐從井里汲着水。這種枯燥單調的工作，他不以為苦，只感到當他興奮着全身的气力擰轆轤把時，裝進他肚里的粗糠糙飯，便起着特殊的熱度，給他全身添加不少氣力，將身體的倦勞都壓下去了，這是在他勞動中感到暢快的事。每當這種時節，他澆水的速率便加倍的快，水槽里几乎被他汲上的水漲滿了，水槽的出口形成一條小瀑布，那小瀑布的聲音也常常是增加他工作趣味的音樂。因此，也可常聽到他在井台上旋着轆轤唱起“梆子”來。

曠野里有微風吹過，柳樹的枝葉發出索索的嘆息聲。狗尾巴子順着水溝走過井台來，全云慶望着，額蓋上掀起一層笑皺的摺紋，說：

“盛地，紅薯秧子快壓完了么？還剩多少？”

盛地對他爹爹做了一個鬼臉說：“還多着哩！”

全云慶把擰上來的一罐水倒下水槽里，抬頭望望太陽的斜度，很快的用手掌往自己的頭上和背上擦几下子水，然後又把柳罐拋下水井里去，只聽那轆轤頭被水柳罐系住的繩索墜得唏唏嘩嘩响一陣，汲水的柳罐打得井筒子下的水鏽咚一聲，他又一面擰轉着轆轤把子，一面笑得露出滿口黃牙，說：

“盛兒呀，叫你大姐姐來換我的班兒。”

盛地的头上又拖着那根歪小辮，飛一般朝回跑去了。

“大姐姐，大姐姐，爹爹叫你換班去咧。”盛地精光着小身子，一面叫，一面朝他姐姐們那里飛跑。

那老婦人听得盛地喊，才似乎想起來一件事似的，直眨着兩眼，对姪仙說：

“可真是，你爹爹澆了多半天了，我們都忘了去換他。”

姪仙虽然腰背痛，仍是忍耐着从地下站起來，一面洗着手，一面說：

“我去換爹爹。娘，你还是歇歇，你月子里得了腰疼病根子，不能太疲劳的。”

姪仙說着，一面站起來用衣襟子拭水手，一面皺着眉头向着井台子柳樹蔭涼下走超路去了。老婦人眼睛里含着淚花望着她走去的背影，对姪仙万分怀着憐憫的表情。她想着这一群孩子里，再沒有姪仙懂事的了，無論澆水擰轉轆轤把子，在田里鋤草，看畦水改泥嘴子，都是爭着先兒搶着帮助爹娘去做，虽說抵擋不过一个男漢子，可也够潑辣的了。春絮虽生得結实，但計分較量，沒有姪仙这么隨人心意。冬霞做事快利，身骨兒差些，不能持久，又加那生就拿綉花針的纖細一双手兒，拿不起鏟柄鋤頭，田里下气力的活她幹不了。狗尾巴子年歲还小，頂不上事。这一家人算起來虽也有六七口，但都

是不能做事的，她一想起來就不免又咳聲嘆息，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了。

老婦人正在發愁，忽听得面前冬霞叫道：

“娘，小箍兒來了。”

小箍兒是全云慶的外甥女，喚全云慶做舅父，喚老婦人做舅母哩。這個命運不濟的外甥女，生下不到五歲，便喪折了母親，續弦繼母剛剛娶過門，不幸又喪折了父親。這個可憐的孤女無依無靠，又常遭受繼母毒打，惡罵，便只好投奔到外祖父家裏來住了。

冬霞的母親一抬頭，望見她外甥女眯嬉着一雙眼睛，一口虫蝕牙露出來，搖擺着一雙大腳手，迎面走來。冬霞把紅薯秧子丟在地下，早已飛快的跳上去，薄薄的小嘴唇都笑圓了，眼皮兒打起皺，叫着：

“小箍兒，你什麼時候來的呀？”

“剛下車呀。”小箍兒也笑着，偏着頭說，“冬霞姐，大舅娘，你們都好吓？”

大舅娘看見了外甥女，也把剛才的一片憂愁忘到腦後去了，站起身子迎接上來，笑着說：

“小箍兒，誰趕車送你來的？哎呀，我那閨女，我昨夜里作夢還夢見你挨你后娘的打哩，可叫我想死你啦。近來你后娘還打不打你？……”

小箍兒一听舅母提起了她的繼母，兩個眼圈兒禁不住發了紅，眼淚充滿了眼眶子。

“那还有不打的！打还不叫我嚷啦！夜里她把被子蒙住我的头，用手擰我的皮，說我偷吃了她的梨兒。其实誰敢偷吃她的梨兒？連我哥哥也不敢偷吃她的呀！她都一筐一筐往她娘家送去。你們瞧，这是她擰的我……”

小箍兒說着，眼淚早已扑簌簌的滴下來，把袖子挽上去，露出她一条粗紅手臂，臂膀上的皮膚有一条一塊的紫血斑痕，这說明她后娘的毒手，把她的皮膚擰得存了血。老妇人看了，禁不住兩個爛眼睛也滲出淚水，提起衣襟子擦着眼睛，說：

“以后你再也不要回去了，就在我們这里住着吧。”

“我姥爺說叫我跟他吃飯。”

“嗯，那也好。若是他那里不方便，就到我們家里來，我們家里虽說沒有好的給你吃，粗糠爛菜還有，你和这几个姐姐們在一起，也不会悶的慌。”

这时候，在前面用瓢子舀水的春絮成湘兩位姐姐，也都把瓢子放在地下跑過來，高兴的叫着：

“小箍兒來啦！……”

春絮和成湘兩位姐姐跑到她跟前，又是一陣問長問短，問她后娘打她罵她的情形，小箍兒都一一回答了，大家才又平息下去，恢复了插紅薯秧的工作。

这天中午，老妇人与冬霞回家去燒中飯，小箍兒也跟她們回家來。只見送小箍兒的轎子車停在她們宅子的

前院里，老驢被拴在大車后面嚼草。院子里靜悄悄的，到处都堆着干草垛子，稀搭豎倚在土牆头上，形成籬笆。老妇人坐在堂屋里抽着風箱燒干草秸，冬霞洗菜，切蘿卜，下米。老妇人一面抽着風箱，用棍子攪着灶堂里的灰燼草柴，一面問小箍兒在家里做什么事。

“我在家里，整天替她看着梨樹林。这还不算，一面看着梨子，一面还要替她納鞋底子。她每天都跑去数数那樹上的梨子少了沒有，若少一个我就又要挨她的擰了。”

“我的老天爺爺，这样的女人，死也要挨雷击的。”老妇人用棍子攪着灶堂里的火說，“你姥爺知道这事么？他怎么說的？”

小箍兒走進堂屋里，倚了房門側着头說：

“我姥爺說再也不叫我回她家門去了。”

小箍兒說完，便走進里間屋去，看冬霞姐姐在案板上做雜面，冬霞那烏黑丰满的头髮，紮一根又粗又長的辮子，兩只手不停的滾推着案板上的擀杖子，她那張瓜子形小臉蛋白中透紅，薄薄的小嘴唇顫着。小箍兒望着她那灵巧的兩手，把一塊雜面团擀得比案板还大，紙一般薄，随后只見她拿起刀子來把那張面叶子划开几条，折起來，用刀切成棉線一般細的面条。她那兩顆眼睛望得呆了，不禁吐出一口長气，說：

“冬霞姐姐的手真巧呀，面片子擀的像灯花紙那么薄，这打死我也不会的。”

冬霞姐姐翹開小嘴唇笑了，望了一下小箍兒，嘴里禁不住又嘻嘻一陣，說：

“幹慣了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這擰片子的事都是我做，就不覺得難啦。”冬霞眼睛也不望一下手下的面片，刀子仍是啞啞的切着，就如鬧着玩一般，望着小箍兒，“這以後你不走了，我可教會你的。”

小箍兒抿起嘴唇笑了，她那寬臉蛋子緋紅，嘴唇抿起來很像一張失落了牙的老婆兒嘴，眯起來的一雙眼睛只望着冬霞姐姐手里跳躍的刀，與被切開的那一疊一疊纖細的維面条。

二

外甥女小箍兒的到來，給全云慶這個貧寒憂郁的小家庭添來不少生趣。雖說小箍兒不在全云慶家里吃飯，仍是過來幫助他們下地澆水，改畦嘴，擦水溝的阻泥。小箍兒因從小喪失母親，沒有人管束她纏腳，又被她后母罰過苦力，所以那雙手腳特別粗壯，什麼男漢的粗活她都可以幹得來。她雖較比這裡的姐姐們年紀小，但力氣與身量都比她們大，只拿她一條粗壯得似小牛一般的身腰來說，她這幾個表姐們誰都趕不上她。正因她身體健強，在田里做活多，房中的針綫活便趕不上她的表